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宋遺民錄
上

明程敏政撰

進步書局校印

宋
趙
氏
錄
上

通學書
局藏印

明程敏政撰

宋遺民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宋遺民錄序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臯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其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裒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五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擄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為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為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為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即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

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為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力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甯為管甯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豈必人之已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研錡於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為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煒如日星而泰離參旁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萎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為宋裔之說一本

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
不忘宋之心於地下而宋貽謀之善之報亦於是乎見焉成化己亥春三月上浣新
安程敏政序



宋遺民錄目錄

卷第一

王鼎翁

卷第二

謝臯羽一

卷第三

謝臯羽二

卷第四

謝臯羽三

卷第五

謝臯羽四

卷第六

唐玉潛

卷第七附錄一

張毅父

卷第八 附錄二

方韶卿

卷第九 附錄三

吳子善

卷第十 附錄四

龔聖與

卷第十一 附錄五

汪大有

卷第十二 附錄六

梁隆吉

卷第十三 附錄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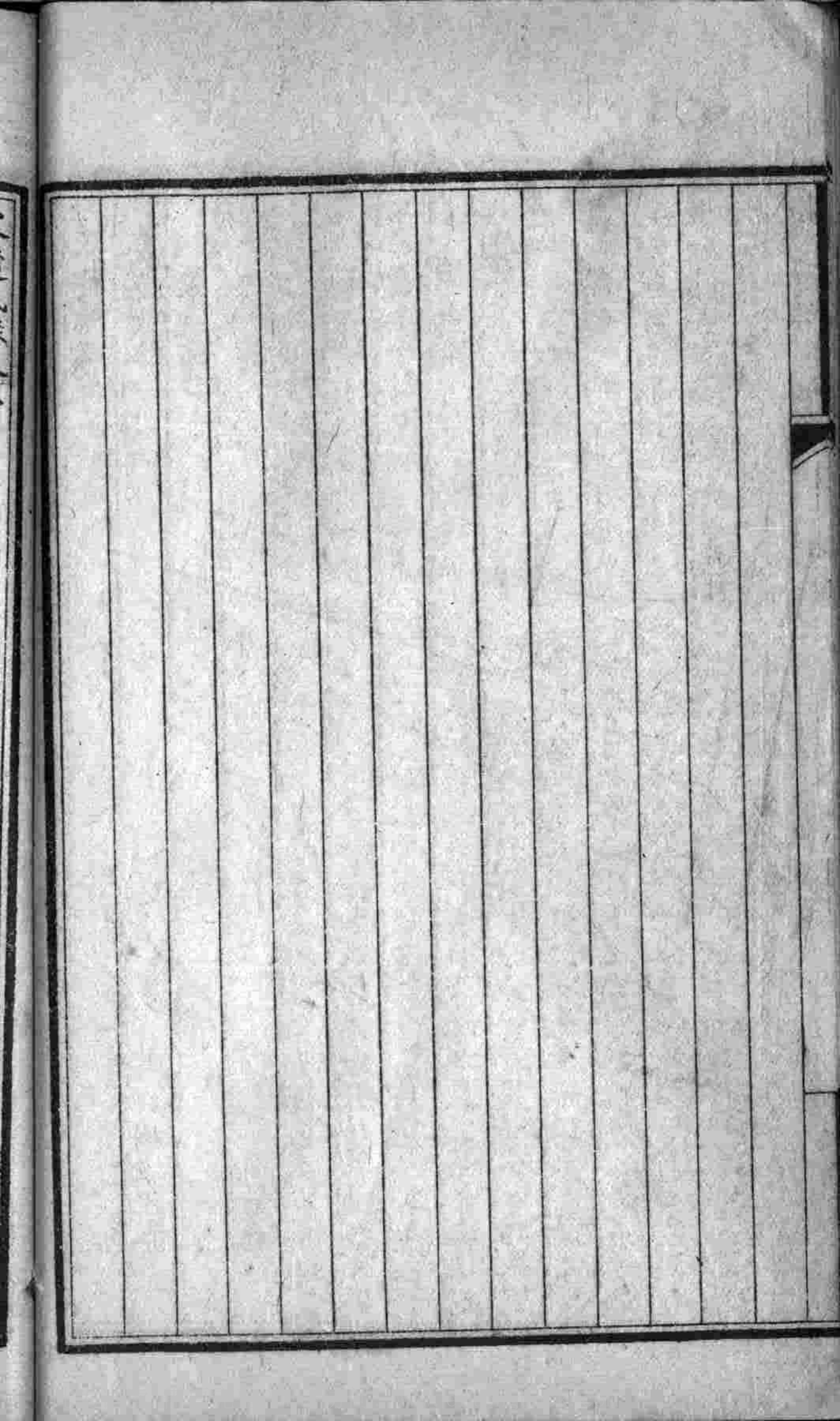
鄭所南

卷第十四 附錄八

林景曦

卷第十五 附錄九

宋遺事



宋遺民錄卷一

明 程敏政著

王鼎翁

梅邊先生吾汶稿序

歐陽玄

論人行事枚舉而稱之者其善為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為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為太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斷為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汶稿讀之至生祭文丞相文作而歎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為言為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

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書王鼎翁文集後

豫章揭傒斯

予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歎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末如之何況一王鼎翁邪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之死國必不係於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

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耻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瓦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共賦感愴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予謂向字尚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公一作

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論議狂斐尤多慷慨竊愚丞相嘉納委帥機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効忠退復虧孝倥傯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獎拔之公許養之私丞相兩盡矣僕於國恩為己負於丞相之德亦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

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
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丞
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一作郊祁斯文
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魏科
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跟跼子胥脫
走丞相自叙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令鞠躬盡瘁則諸葛矣
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
已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
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果欲脫去
耶夫伏橋於厠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欲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智矣尚
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
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闕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
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

無可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果卿張巡諸子爲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常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向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邪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讎也丞相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鞘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刀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湯鑊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一作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邪李昇纂揚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爲匹偶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

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
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
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皓坐苟安舊主正坐
危疑羈臣猶事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
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
父歿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
有少年狂子持雙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
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啟手啟足非曾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
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義遲回終待張巡之一呼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
之輓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耶乎趙太祖語蓋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
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
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
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幾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
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